

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：廣西省

從變亂到軍省

廣西的初期現代化

1860-1937

朱浚源 著

專 (76) 刊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台灣·台北 民國六十四年出版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專刊 (76)

從變亂到軍省：

廣西的初期現代化，1860-1937

朱浚源 著

慶祝創所四十週年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民國八十四年元月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央研究院 專刊 (76)
近代史研究所

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元月出版

從變亂到軍省：
廣西的初期現代化，1860-1937

著 者 朱滋源
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地 址 中華民國 臺北市 南港
定 價 平裝本新臺幣500元
精裝本新臺幣550元
海外訂購另收郵費
劃撥帳號 劃撥購書八折優待10341725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
訂 購 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
電話 (02) 7898208
傳 真 (02) 7898204
承 印 者 永 裕 印 刷 廠
地 址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

ISBN 957-671-296-3 (精)

ISBN 957-671-297-1 (平)

序

美國哈佛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 Samuel Huntington 在1993年出版 “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?” 一書之中，露骨地道出了西方人對於東方，特別是中國崛起的焦慮。認為：儒家與伊斯蘭的結合，已經迸發對西方利益、西方價值觀念以及西方力量的挑戰。在這部本文只有 49 頁的撼世著作裏頭，Huntington 不只令西方人爭議不休，而且更衝擊大部分中國人現有的崇美傾向，把中國人誤以西方為美為善的刻板印象整個打碎。一百五十年來，中國人一直認為自己是不行的，西方人才行。沒想到這一位曾經擔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高級知識分子，居然滿口「黃」話，直認黃種人厲害，東風即將壓倒西風。

一年多以後，Newsweek 雜誌（1994年11月）追蹤訪問，他還堅持這種論調，肯定指出：第一，中國人想要重登昔年曾經有過的地位。第二，中國人這種想法，即將帶來對世界穩定的破壞。很顯然，Huntington 認為，中國的崛起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，而中國崛起造成世界的混亂也即將是個事實，換言之，二十一世紀即將是黃禍滋蔓的世紀。有人因此戲稱他為混亂的預告者（a prophet of chaos）。

Huntington 原本是個政治學家，且專門研究第三世界，對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發展，有過多本極精闢的論著。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與 No Easy Choice 兩部書就是明證，書中精確指出：開發中國家具有透過一黨專政與政治獨裁，才能步上繁榮的特

質。他這種說法，已經普遍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肯定與接受。但是，雖然曾經一語中的，道破東方國家初期發展的律則，並不保證他此次所預言中國的走向必然實現，特別是預言中國即將依賴經濟而崛起於世界之中。

他的焦慮，明顯夾帶著對東西方世界的主觀認定，而與今天的現實頗有距離。我之所以這麼說，是有充分證據的。首先，中國的崛起，在今天是否為真頗值懷疑。誠如歷史學者 Princeton 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本院院士的余英時，在94年院士會議所說，這兩三百年來，主要是西方文化衝擊非西方地區，包括東方（近東與遠東）在內。以中國而論，我們對西方文化的衝擊曾經有過長期而深刻的體認。而且，余英時再更進一步說道：「到今天為止，我們還不易確切指出：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有什麼顯著的『衝擊』。」歷史學者最重視真憑實據。的確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，放眼全宇，顯然還不是實際的真。

第二點，文明接仗，自古即已有之，而其勝負之決定，絕不只依靠經濟一項；必需政治、經濟、社會以及文化四大面向均有所提昇或衰退，以具體形成的整體的提昇或衰退，才會形成客觀優劣的變化，進而發生勝負的變動。因此，中國要想躍居世界真正強國不可能只靠經濟一個單項，而必須依賴四大面向的齊頭並進並強。今天的中國大陸，還沒有具備這樣的條件。（臺灣則已大體具備，但是仍有一些局部轉型等待完成。）

本書正可以為這一點，提供非常具體而明確的佐證。作者以中國的一個區域，探討它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，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與文化四個面向上變化的情形。讀者從內容可以輕易地發現許多平常不曾留意，甚至有所誤解的事實。其中包括：各地區自古以來即有現代化的經驗；進入近代之後，中國如何接受西方的衝擊，

中國人如何翻身一變，變成引進西方衝擊的中介人；如何參差不齊地學習西方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以及文化，使得其中數也數不清楚的各種行業，有了本質性的轉化。讀者當然也會看到，中國在1860年以後，如何從局部與有保留的到全面而且「死心塌地」地以西方為師。尤其是1900年庚子義和團事變引進八國聯軍入侵之後，中國人一方面是被迫，一方面是自願，要盡量地西化，儘可能的學習。

但是，很不幸地在推動現代化的過程中，中國正巧處於禍不單行、外患內亂不斷的階段。流血革命、叛亂或戰爭，與四個面向的現代化互相糾纏，形成一幅刀光血影中略見陽光，但又不時出現陰霾的圖案。

本書探討的主題：廣西的初期現代化，正處在中國大革命的初期。在這個背景之中，它的變化，恰好可以為這幅四不像的圖案提供佐證。

由於廣西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：它座落在中國南方，緊臨當年西方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，因此得到直接與西方列強接觸的機會。也因為這個緣故，它與臺灣、廣東一樣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，自然而然有了明顯，或者說較為強烈的反應。不論是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混亂，或者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西化，廣西的反應，都比絕大多數省份還要多一些。不過，如果從世界的角度來看，在1800到1937的這段時間中，廣西現代化的進度仍是相當有限的，而且不是四大面向齊頭並進。

為了了解其中細節，作者前後共花了十年的時間，前面四年在國科會補助之下順利進行，完成的研究報告，總字數在五、六十萬以上。緊接著的三年，是逐節發表，並且加以大量刪減，而成目前的篇幅。但是仍有許多自己不滿意的、照顧不全、一知半解、或者尚無所悉的部分，因此再冷藏三年。

在大修及冷藏的六個年頭裏，我得到兩度親赴廣西觀察、印證以及收集資料的機會。同時也交了許多朋友。由於廣西社科院、民族學研究所、藝術研究所、國寶級藝人尹羲女士、廣西師大（桂林）、廣西師院（南寧）、區立第一圖書館（南寧）、第二圖書館（桂林）、柳宗元研究學會（柳州）、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會、廣西政協等許許多多熱心學者專家的協助，使我在臺灣擁有最齊整的廣西圖書與資料。

而在十年之中，無條件協助我研究，在方法及資料上有難以估計之功效的，就是中研院的一群同事。尤其是本所的黃嘉謨先生。他是廣西人，又專攻廣西研究，藉著他原已富厚的功力、對廣西的了解、對史料的掌握以及嚴謹的考證工夫，我在這段期間，得到其他區域研究同仁所沒有的呵護與滋養，使我在較短的時間之內，切入較為深刻的層次之中，而其範圍，不僅止於資料的提供，更及於對廣西近代發展實質的體會。陳存恭先生也協助資料的收集。蘇雲峰先生給予我研究方法上很大的啟迪。張朋園先生提供精神上的指引，並介紹我進入英國牛津大學、香港大學與法國社會科學院，使我的觸角，從國內拓展延伸到歐洲與香港，為進而跨向大陸及全球各地鋪路。由於他問學的接觸面較廣，在開頭那幾年，我向他學了不少。其他如李國祁、張玉法、王樹槐等多位先生，都是我欽敬仿習的學者。陸寶千先生在大作「論晚清兩廣的天地會政權」之中所使用的分析架構，對本書所創的四民分析法，有直接的啟示。黃嘉謨、王樹槐、陸寶千、林明德以及東海大學的呂士朋五位先生，曾細讀本書，並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。林滿紅與許雪姬兩位，在方法、史實與史料上，也提供助益。其他尚有不少同仁，在過去十餘年的討論切磋之中，對我個人有關史學各方面的體會，也有實質的幫助。

他們所給予的智慧與知識，結合我在廣西的實地觀察與討論，進

一步印證了前面所說的：在初期現代化的時期，四大面向的齊頭平衡發展，基本上不可能的歷史事實。任何社會的發展，必須從其中一個面向先發動，再開啟其他幾個面向的變化。過去一個世紀，全球學界比較偏重經濟面向，認為經濟是社會的基層架構(infrastructure)，許多人以為，必也從經濟紮基，才能引就其他的進步。其實，依整個人類歷史經驗看來，這種論證只代表一部分的事實。在大部分情況中，應該是四大面向相互援引激盪。因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，在許多場合中，是源於科技的突破，也就是智慧的發現與發明，這應該算是文化的因素；而經濟之所賴以順利發展的，是政局的穩定與執政者的支持，則是政治的因素；還有，經濟之所以能推動，又需要社會各階層相關從業員，從基層開始具體與廣泛的響應。這一點又是社會的因素。從這樣的分析，可以很容易了解，這四大面向的相互援引進展，是整體進展所不可或缺的。只不過因為歷史的發展，會因人、因時、因地、因事而不同，因此使得四大面向的進度何者快、何者緩，有了極大的彈性與變化。但到後來，均可造成社會整體文明的向前躍進。本書的研究發現，肯定了這個道理，也直接地批駁了經濟史觀與經濟決定論的想法與作法。

本書有太多的證據可以指出，在廣西近代史的個案中，從1860到1937之間的變化，就不是以經濟因素來主導的。本書發現：是政治因素居於主導地位；「政治人」之中的軍人與富有軍功的文人，才居於推動廣西發展的樞紐地位。在軍人帶領之下，一方面平定亂事並準備未來的戰鬥，二方面支持「文化人」，從事教育普及與意識形態集中的工作。在這兩類人口的合作之下，提供「經濟人」企業發展上更多的選擇，並教育「社會人」認識新的現代社會，了解從人道主義來重新肯定與提昇自己的尊嚴與地位。而且，廣西在這樣的發展程序中，

極快速而有效地壯大了自己的力量；使廣西省有足够的條件「逐鹿中原」，在中國近現代史上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。假如歷史重新來過，改以經濟人來主導廣西社會，那麼，它能否達成上述的成就，非常值得懷疑。根據本書，四大面向發展的順序，依次是政治人——文化人——經濟人——社會人。這樣的一個發展順序，印證了廣西在這段時間中的演化，也就是在一個從變亂社會進入軍事掛帥省份的特殊背景之上，所自然產生的發展序列。

這樣的發展序列，在1910年代有了初步規模，而為孫中山所倚重。等到了1930年代，已經進入一個相當理想的興旺景觀。依當年中國各省人士的標準來看，廣西被冠以「三民主義的模範省」，是理所當然的。廣西以軍省主義成功地改變國人的印象，顯見時代的需要，使四大面向進行的先後與快慢，有其個別的情況。而日本入侵中國之後，廣西人以最高的比率投入戰場，並且數度擊潰侵入廣西的日軍，將世界一流的日軍趕出廣西，更證明軍省方向的正確。

從四大面向入手，透過主流人脈的追蹤，所採四民分析法的另一個目的，是要批駁今天1990年代流行於兩岸以及歐美的「社會」——「國家」對立(Society vs State)的辯證分析法。今天有許多學者過分簡化地摘取對立分析法，誤認「國家」與「社會」是對立的；「政府」與「人民」也是對立的。這是一種不可原諒的錯誤與偏頗。四民分析法以更細膩且符合史實的角度，證明真正的社會與國家根本是一體的，分不開的：在社會之中，除了有文化人、經濟人、以及社會人之外，也有政治人；而在國家「政府」之中，除了有許多政治人以外，也有若干文化人、經濟人、甚至社會人。而且，更重要的是：有許多人民兼有這四民之中兩種以上的身份。

本書對廣西的研究，也證明這一點：在國家（或者說政府）之

中，其參與者除職業軍人、地方土司等「道地」的政治人之外，也有許多文化人透過科舉等管道，經濟人透過捐官等管道，社會人透過招撫等管道，共同參與其間。而在社會（或者說人民）之中，上述這些人除在參與政治之前，與退出政府之後，也一樣就是人民以外；他在參政的時間中，只在本身經辦的業務上，具有政府的功能，代表了國家。至於在其他絕對大多數的政府業務中，他們也是被統治者，也是人民，自然也算是社會的而不是政府的一部分。換言之，眾多的政治人之中，幾乎沒有一個是絕對的統治者，他們每個人在大部分層面中，都受政府、法律、慣例、學說、甚至政治上特殊的風俗習慣所約制；都是被治者，自然也就是社會的一部分。

在現代化的大洪流裏，四民除了分開進展，遲速不一、快慢不一以外，各民之中，又分作許多次類，他們進化的遲速與快慢也都有不同。這種現象，不論大區域或小地方，均可發現。如以整個地球來看，整個歐洲來看，整個中國來看，整個廣西來看，均能印證上述的原理，四民在各區域（不管大小）之內之所以又有不同，除了類別上發展不一以外，還有自然環境與人文地理上不同條件的影響。

本書以廣西為觀察研究的單位，就發現它與更大的一個區域，如：中國，或者再大一些的區域——亞洲，甚至更大的區域——全世界都一樣：在十九、二十世紀，其區域內四民的發展，都以向西方學習作為方向。回顧兩千年來中國的歷史，可以確定在唐、宋、元，以及明代的前半，中國的文明是相對地高於當時地球上其他地區的文明的。但自明代後半以迄今天，中國文明是處在從漸走下坡，到跌入谷底，到逐漸爬升，但仍然不如西方的階段裏。換言之，中國文明曾經勝過西方一千年，但也曾經遜於西方五百年。在今天二十世紀最後第五年，中國無疑仍處於相當程度的劣勢。

以這樣的一個宏觀的肯定，來回首 1860 到 1937 的中國，就很容易看到：中國是從十九世紀中葉，不論文明或國勢，均處於谷底的階段，而且正想要透過各種方法與途徑來重振聲威。但因國家的腐敗，是數百年來各項敗因累積變化而成的，所以，國家的興旺，亦需數百年，在各項因素重生重振之後，才克底於成。1860 到 1937，前後不到八十年，它的現代化當然不可能有顯著的成效，除非國家小、人口少、準備工夫够、全國上下一致，而且對症下藥，像日本。國家大、人口特大、又沒準備（還在作夢，自以為位居天下之「中」），全國內部互鬥，而且沒有對症下藥（該在法政下工夫，以改革國體、政體、政制的時候，卻只知道學習科技，重點放在器物而不在人心）像中國，自然更必需循序漸進，慢慢來了。因此，就整體國家來看，中國在八十年之內所能進化的，最多只能到達初期的，效果尚未完整顯著的程度。

以這樣的一個肯定，再看範圍更小的廣西省，答案更加清楚。廣西在這個階段所進行的初期現代化，以政治人結合文化人，透過軍事運作，循環進行變亂的製造與變亂的枚平，從破壞現狀，到廢墟重建，到軍事自保與擴張。有的人在破壞現狀，有的人在維護現狀，更有的人在營造新的政治制度與秩序。由於在持續不斷的內亂與外患之中，廣西時常遭遇敵人或對手，必須時常保持備戰的狀態，其整體社會成員的最大關切，也因此不得不擺在整軍經武上面，使得經濟層面與社會層面的考量，都必須以此為前提，不可能做純經濟或者純社會的發展。這個時候所需要的，一如 Huntington 過去所發現的，可以說是軍事強人的一元獨裁與專制統治。這個時期，也就是以軍領黨，以軍領政，以軍事主導文化、經濟，並動員社會資源的時期。是初期現代化過程裏，相當始初的階段。

廣西這個時期的現代化，大致上可以分爲兩大段落。第一個段落以變亂爲特色，時間是 1860 到 1902。這個階段殊少現代化，如果勉強說有，那就是器物的現代化。現代化的微弱成果，被拿來作爲互鬥的工具。在太平天國及各式天地會政權肆虐之下，廣西社會人的叛逆性得到引誘與鼓舞，嚴重挑戰政治人的統治合法性。經濟人的力量極不顯著，文化人只有透過軍事與政治，才能發揮部分的力量。二十世紀以後，從政治人所發動的文化改革中，社會上逐漸挪走人心現代化的幾個小步，而且開始有了正面的效果。在 1902 到 1937 短暫的 35 年中，廣西以政治帶動文化，以政治領導革新，以軍事培養教育，以軍事支援經濟，使已經發動的現代化列車，增加了前進的速度。到了 1930 年代，進而超前中國的其他大部分省份。而在 1937 進入對日抗戰之時，有了足堪誇讚與耀人的成果。

原屬內陸省份之一的廣西，由於有西江與廣東相連，又與法國人統治的越南接界，這兩大因素使得廣西的現代化成效，並不遜於中國大部分省份。如果說廣東是主導中國近代的現代化的最重要省份，那麼，作爲其腹地的廣西亦功不可沒。而且，廣西現代化中的西化成份，又與沿海各省相當不同。沿海各省以英、德、日、美的影響最大，廣西則以法國爲最大。其次是法國周遭的國家和英國。從西方衝擊的角度來看，也證明這一點。從歐洲來的文物、思想、宗教與制度，很早就進入廣西。以荷蘭人郭士立主導的福漢會（Der Chinesische Verein）基督教，及以法國人主導的巴黎外方傳教會（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）天主教，與 1850 年的太平軍起事，和 1856 年的西林縣馬神父（Auguste Chapdelaine）被殺事件（從而引起英法聯軍之役），均與廣西脫不了關係。從衝擊與現代化的角度上看，廣西在中國自強運動展開之前，就已經發生作用了。只不過

幾乎都是負作用罷了。

爲了了解如此複雜的現代化現象，作者曾經三度赴法、兩度赴桂找尋史料，並尋訪實證。在法國找到的各種資料之中，以在外方傳教會總部檔案室及附設之圖書館所發現的傳教士報告、馬神父遺物、以及法國人所繪當年廣西情景圖最爲動人。這些文物，正是西方文明衝擊廣西、廣西當時的情景以及其反應的最生動佐證。在廣西找到的資料，又有進一步的發現，且拓寬了現代化理論的解釋範圍。左江流域古時原住民的懸崖壁畫，象徵時人在中古時期接受「現代化」（也就是「漢化」）之時，已自有高度的文明與科技。而興安的靈渠、柳州的柳侯祠、桂林的灕江沿岸崖壁石刻，以及難面具與師公戲，無一不是廣西自秦以來融合漢文化的表徵。對於這些具有代表性的古蹟與文物，極有助於讀者透過視覺而生感悟，作者均加以拍攝，並且儘可能呈現在本書的插圖之中。透過這些圖片，足以增強讀者對於文字部分的了解。

歷史研究主要的目的，在釐清人類及大自然界過往的種切。近年以來，藉著昌明且日新月異的科學成就與研究方法，人類越來越有能力了解過去。各種科學發現與發明，不論自然科學、應用科學、生命科學、社會科學或者人文學，其研究成果，均能累積成爲人類自我了解的重要知識與憑藉。現代化的區域研究，基本上，就是在某個區域做斷代性的研究，以了解該區人類如何藉著新知識，而增進其學養、擴充其視野、變化其氣質、與改善其環境的整體過程。它是一種涵蓋面很廣的研究，因爲它指涉的學術領域，是非常複雜的。這裏所謂的學術領域，至少包含以下幾方面：第一：它涉及廣西社會的各個層面；第二，它涉及將近八十年中，廣西近億人口變化的主要現象與方向；第三，它涉及無窮無盡，有些已經淹沒，有些散落各處，有些被混

淆變造的史料；第四，它又被無數學者、教師及詮釋者，用不同的立場、不同的理解、甚至相當程度的誤解來重新整理、分析、與解釋。本書作者以前後十年的短暫時間，研究上述四大方面，復大膽採用百科全書派的地毯式搜索法，整理手邊的，雖已非常之多，但仍相當不足的材料，其可能遺留的錯誤與缺漏，應該不在少數。但是，既然是人類，其生命有限、能力有限，再加上手邊史料永遠有限，那麼，錯誤與缺漏無疑是自然而正常的。也由於這個緣故，請讀者提供資訊與不咎指教，讓我得到這種再度進益的機會。

末了，我還要說幾句話。本書書名的英譯，感謝 David Goodman 與陳永發兩位先生的協助。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人之外，另外仍有許多人對於我出版這本書，在觀念的啟發、資料的找尋與整理、文章的謄寫與校對、統計數字的核對、內容的編排、封面的設計等方面，提供了直接的助益，其中包含多位廣西鄉長（尤其是潘宗武與梁學基兩位先生）、我的歷任助理、學生、數位打字小姐、中研院的其他同事、法國、英國、大陸、香港、美國、澳洲、加拿大、日本的學界友人、屏東師院社會科教育系的兩位老師、以及在臺灣的長輩與朋友、和我的妹妹、內人、兒子與女兒，最後是永裕印刷廠和羅敬智先生。非常謝謝他們。

朱 泓 源 序 於
屏東市介壽圖書館
民國84年 1 月24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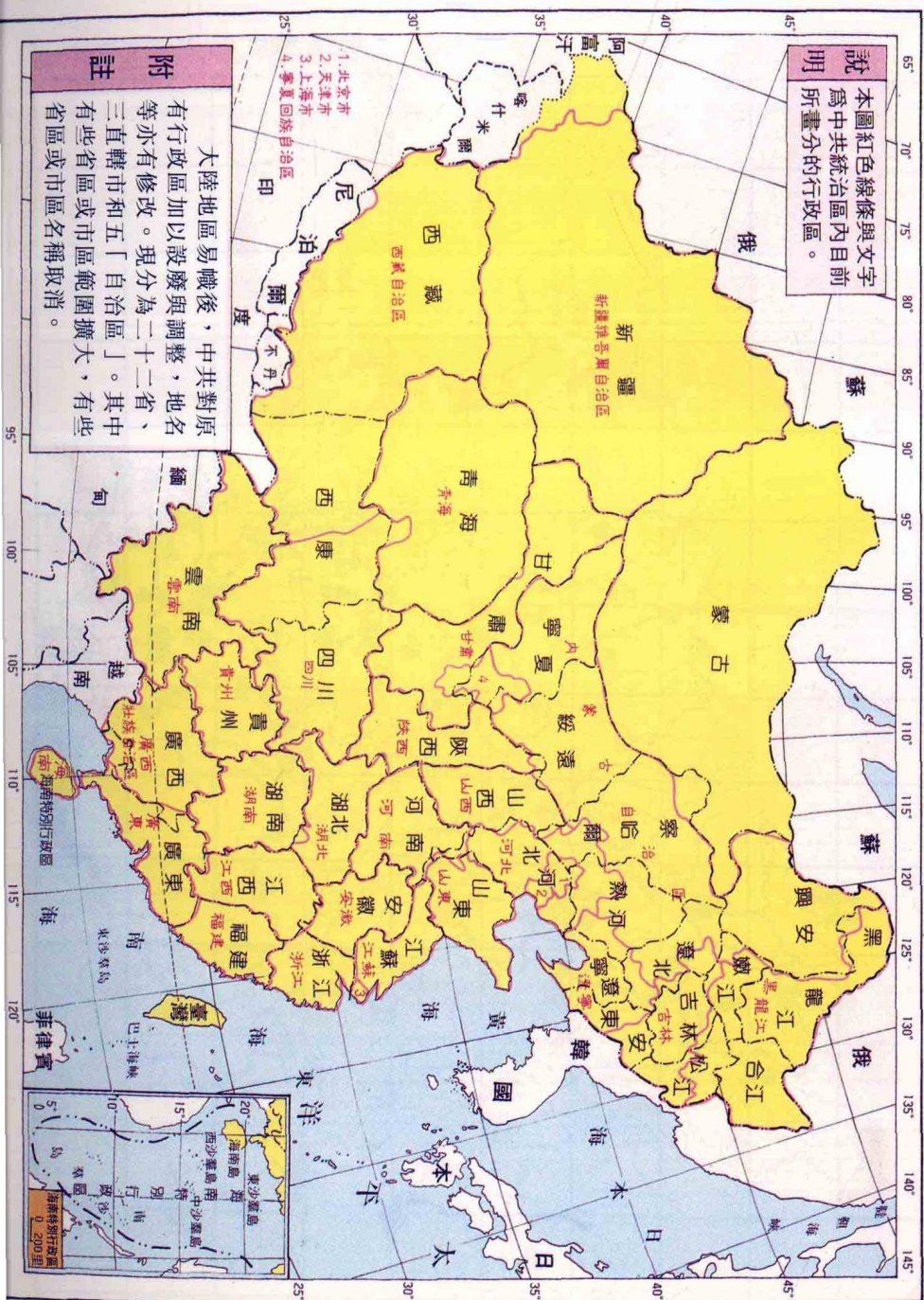
廣西在中國的位置

說明
本圖紅色線條與文字為中共統治區內目前所畫分的行政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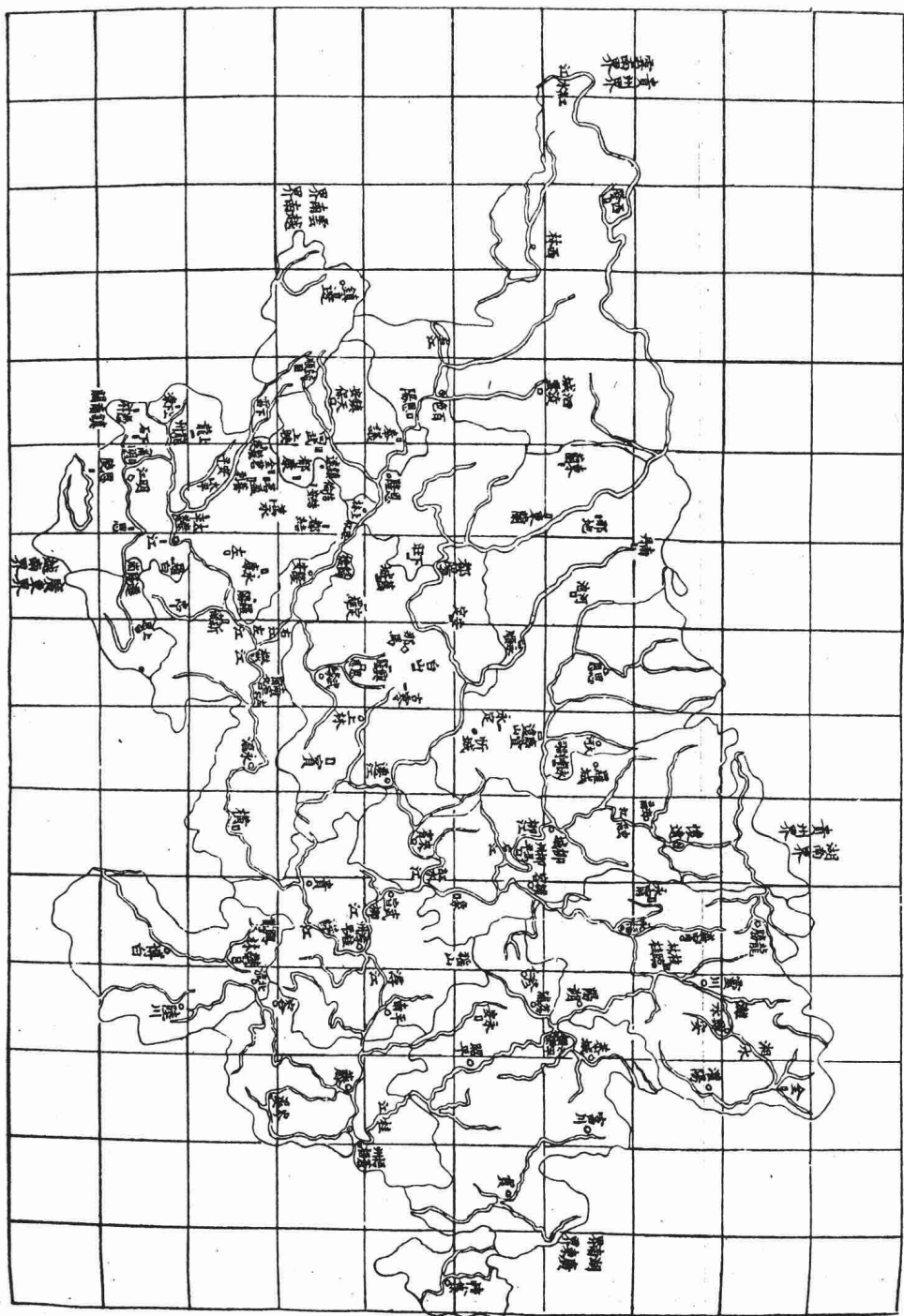
1. 北京市
2. 天津市
3. 上海市
4. 寧夏回族自治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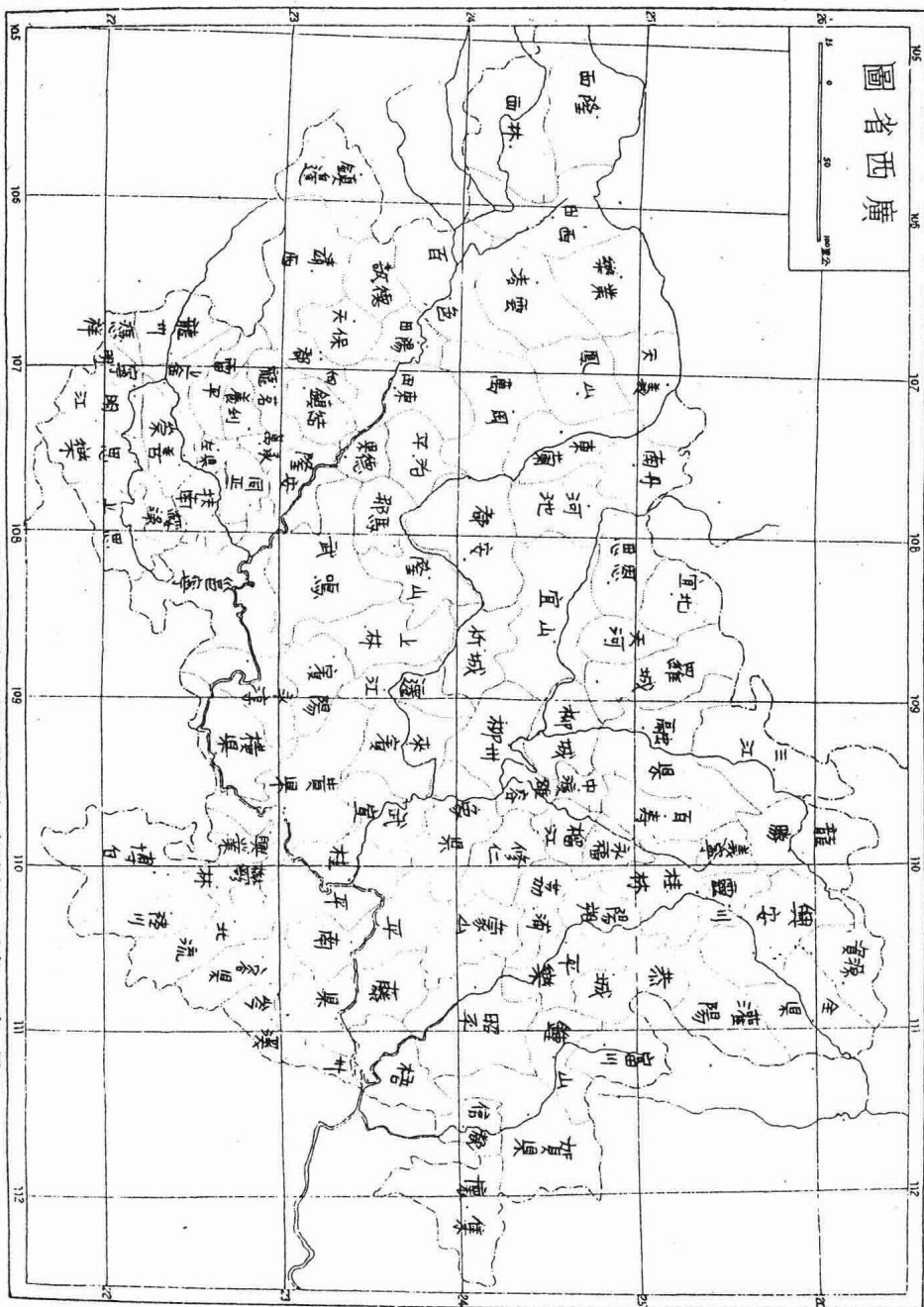
附註

大陸地區易幟後，中共對原有行政區加以設廢與調整，地名等亦有修改。現分為二十二省、三直轄市和五「自治區」。其中有些省區或市區範圍擴大，有些省區或市區名稱取消。



廣西省圖：1800 年前後





資料來源：廣西年鑑（第二回），民國二十四年，廣西省政府統計局編印；陳正祥：廣西地理，重慶：正中，民35。